

# 美国疫情深陷“单边自大”的泥淖

廖省·林越

《国际日报》刊载意如香“罗马教皇发《通谕》：资本主义失败了”的文章，振聋发聩；西方“自由民主”的大旗在新冠疫情的寒风中已显得破败褪色、颤栗萎靡、孤僻失策。回顾近代全球性疫情的发展，直至如今仍阴魂不散的新冠肺炎，已反复印证一个道理：无论哪个国家试图追求独自的安全都将是徒劳无功。只有秉持科学与协作精神，才能赢得与病毒的较量。不过，人类却往往迷失于自私自利、冷漠狭隘、骄横跋扈的心态。

为了“争先”战胜新冠病毒，西方发起了疫苗储备竞赛。美国“极速行动”出资100亿美元，力图在2021年初储备3亿支疫苗。英国延续2009年流感暴发时的囤药行为，预购的疫苗够每个英国人打5针。加拿大与

四家美国药企签署疫苗总数高达1.9亿支的协议。

在政府鼓励下，美国主要制药公司在新冠疫苗的研发上顿呈竞赛态势。强生(Johnson & Johnson)公司上个月赶紧跨入第三阶段临床试验，这是疫苗获准上市最重要的试验阶段。分析认为，疫苗的研发耗资巨大，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上市，也可能在试验过程中出现问题而无法继续。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指出，疫苗并不会为疫情带来“童话”般的结果。

多家媒体13日报道：“强生公司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已经暂停，据称是由于研发参与者染上不明原因的疾病。”强生研究人员指出，试验已满足“暂停规则”，招募患者参加研究的在线系统已关闭，将召集负责监督临床试验中患者安全的委员会讨论。

强生叫停了新冠疫苗

的临床试验。《华尔街日报》14日报道，强生的决定将影响该公司新冠疫苗的所有试验，包括9月23日开始，目标是在美国几个国家招募多达6万名受试者的一项大规模三期试验。并称：“强生公司希望在未来几天重启新冠疫苗试验。”

强生强调不良事件是临床研究的预期部分，还解析了研究暂停和临床搁置的区别。数据安监会(DSMB)周一召开讨论。尽管临床试验暂停并不罕见，但在测试抗新冠病毒疫苗的竞赛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。知情人士说，鉴于强生公司试验规模之大，暂停研究随时会发生，如果这个停顿不解决，可能会发生另一个停顿也就不稀奇。

美国CNBC报道，强生暂停新冠疫苗研究及试验后，美国礼来制药公司(Eli Lilly and Company)13日表示，由于存在潜在安全隐患，美国卫监机构已

叫停了该公司用于新冠病毒抗体药物的后期试验，该试验性方案与特朗普接受的治疗相似，是美国政府支持的项目。但再生元公司表示，特朗普的病是“孤例”，不能证明该公司“抗体鸡尾酒疗法”的疗效。而特朗普推崇为“上帝的祝福”的试验性新冠药物，被爆配有堕胎的胚胎，引发争议。

疫苗研发遭遇波折，美国的疫情又呈抬头趋势。《华盛顿邮报》报道，美国7天来平均日增确诊病例超5万例。其中，超20个州近7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数创下新高。贝勒医学院教授彼得·霍兹说：“现在，我们每天又回到约5万个新病例。而且在继续上升。这个冬天，从11月到明年2月，可能是疫情最糟糕的时期。”美国CNN于13日警告，若不扭转目前局面，美国将可能经历一个“毁灭性冬季”。但顽劣的政客们听

得进吗？

《纽约时报》14日报道，白宫正在接受多位科学家的建议，允许通过相互传染而不是疫苗来实现“群体免疫”。消息一出，美国卫生部长阿扎立刻对国会信誓旦旦地说：“美国政府不会采取‘群体免疫’作为对抗疫情的战略”。但被揭发在5日会见了多位医学专家，并与其讨论了用“群体免疫”对抗新冠病毒。

世卫组织12日宣称，用“群体免疫”来阻止新冠肺炎疫情是“不道德的”，也不是国家抗击病毒的“一个选项”。世界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14日刊发80名专家的联名信，警告“群体免疫”是危险的谬论。《时代》周刊嘲笑称，从特朗普政府拥抱“群体免疫”表明，它已经扔出白毛巾承认失败。在疫情中四面楚歌的白宫看来是准备“蛮干”了。

出于竞选考虑，白宫一直在新冠疫苗及疗法上倾注政治因素，催促尽快投入使用。面对美欧国家乃至全球出现的“第二波疫情”，世卫组织12日公布，全球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疫苗约40种，其中10种已开始了第三阶段的接种试验。中国的疫苗有5种进入第三阶段试验，已在紧急使用的情况下显示了良好的保护作用，而且与多个国家联合开展三期临床试验，数据透明度也有保证，已防成了一些西方国家心中防治新冠疫情的“救生艇”。

美国挟着帝国霸权的“自大”，损人利己的“单边”；在疫情期间对武汉落井下石，对中国甩锅卸责，对抗疫药剂的研制搞垄断，对中国疫苗尽力贬低排斥。如今，当武汉已解封复产，当北京向发展中国家援送疫苗时，还深歌的白宫看来是准备“蛮干”了。

## 艰难的出门

香港·东瑞

处在第三波疫情中的香港，出门，变成了一项艰难的决定。难在，要在生活需求和珍惜生命之间做抉择，又要在与另一半进行一番争执后才定夺；争执，原因是彼此都愿意承担最大风险；最后才衡量是否值得。所谓值得，是一次出门，反正出门了，就要在大半天内办妥最多的事，尤其是那些因为疫情而挤压太久、拖拉太久而无法再延后办理的事。

以前是一天要出门三次，现在最多是十天出门一次，改变很大。疫境下香港的生活跟很多城市一样，变得不可理喻。像近期某一天，我早晨七点十五分就出门，办完事几乎花了五个小时。先到医院

例牌验血，顺道连银行、写字楼、小食店、超市、邮局、面包店都去了，真是龟缩宅家则已，一出门就横扫大街小巷，一网打尽，虽然是步步为营，也无不步步心惊。

到医院，进大堂要搓手，量体温，验血排在零九号，人很多，但坐得很疏，一眼望去，五六十人取筹轮候，无不戴口罩；没有人交谈，场景犹如一部很有气派的大默片。抽血的护士，全副武装，除了口罩手套，还戴了透明面罩。抽血完才早晨九点，因为空腹抽血，我把早餐都带上，到公园吃。杏林街的公园花草浓密，树荫处处，空气清新，有多处的靠背木长椅供路人小憩。背后的木柱上贴了不少通告和警告，内容是不准两人以上聚会、公共场合必须戴口

罩等等。边吃早餐，便看到清道夫在清扫公园的小径，对面树木遮掩下的空地，一位马尾女士看来四十来岁，正在做着各种肢体动作锻炼，体态苗条，姿势优美。我欣赏了一会，起身迈步，穿过公园，搭乘乐福往九龙城码头的大巴到写字楼。车上人不多，想到近期都是四五十名人士确诊，我不断用带在身边的小罐消毒液搓手。

进银行，门内有人给量体温，没发烧才允许你进入。没人，支票票很快妥当了。在自动打簿机打簿，上面有消毒液，我不断按，不断搓手。许久没上班了，从银行步行到公司约有五六百步，中途停在一家卖早餐的店买韭菜蒸饺，十七元六个，我给一张二十元的纸钞，老板娘找

出酒精往袖口喷了几下，才收进书包里。

写字楼多时没来，尘埃盈寸，空气沉闷，虽然我满头汗，口罩几乎令人窒息，也不敢脱下透气。按照一位读者的订单，配了刘以鬯先生的好几本文学著作，装进一个环保袋，还查了一些再版书的新定价；在洗手间，将马桶用消毒液消毒了一遍，还倒了两个瓶盖的漂白水在马桶内壁，浇了一周。临关门前，将水电开关都仔细检查了一遍，没开着才放心离开公司。

下楼，过马路便有回家的大巴车站。车还没来，车站附近有惠康超市，忍不住诱惑，心想，既然好不容易出门一趟了，还不珍惜难得的在外时光，多少也要买点东西吧！夫人交代的采购超市

虽不是这家，但还是进来看看，万一有什么物美价廉的惊喜岂不错过？我又担心车子很快就来，只好在超市近门口处的水果摊上，摸摸金色奇异果，又摸摸青色奇异果，心里埋怨它的标价不清晰，不知哪个对哪个标价。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离开超市，取出包里的消毒液喷喷双手。大巴来了，用八达通拍，找位置坐下来，又将我面前的手抓处、按铃和八达通喷了消毒液，再搓搓双手。

下车前，站在车门前抓防跌横铁杆，下到马路，免不了又是顺手往书包一抓消毒液，喷喷手，抹抹手表。进到家居附近的超市，迅速买了萝卜、西红柿、豆腐等物，两大袋环保袋里有书有饺子有菜蔬，已经很重了，为了不想带「毒」回家又再出来，一不

做，二不休，我负重走到邮局。一进门就有邮局职员为你量体温。最没想到的是，逢单日才开的邮局，人山人海，交水电费差饷的，领邮件寄信的绕了几圈，也许这样的防疫措施值得衡量和思考，假如邮局正常地日日办公，市民是否反而可以分流疏松些，不必那样挤迫呢？在邮局我是为领一退再退日期的邮件，不能再拖了。

最后一站，到面包店买早餐的面包。回到家看时间，出一趟门，费去了五个多钟头！回到家，衣裤背心手帕袜子全马上脱个清光，浸水消毒，然后放进洗衣机，人，则跳进浴缸，用花洒洗个痛痛快快的热水澡，消毒！

大疫情下的出门，实在是一次艰难的惊心动魄的战役！

## 师友情深(上)

任抹·刘文亮

到了2017年初，维利参加了外南梦建校座谈会。之后，维利又与陈董事回到了任抹任华三语国民学校，见到了中国支教教室陈斌老师。陈斌老师是一个身材高大、性情温厚的中年男教师。初次见面，陈斌老师给维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而维利流利的华语、豪爽的性格让陈斌也很欣赏，他们相互留下了联系电话。

一天的中午，维利接到了陈斌老师的电话，相约畅谈。因为陈斌老师初来印尼，语言的不通和陌生的环境，维利就让小女儿美凤去任华学校接陈斌老师到家。虽是第二次见面，但维利和陈老师一见如故，像是相识相知的挚友。他们自由畅谈，谈印尼的社会状况，谈中国的现状，以及谈到了华文教育在印尼目前的困境，他们真是相见恨晚，迫不及待地表达了自己对华文教育的看法。正所谓是，共同的志趣，共同的理想，让他们成为忘年之交的朋友！不分年龄，不分国界，更不计较得失，只追求心中纯粹的一点东西，他们已经建立了很深的友情！

到了假期，维利邀请陈老师一同去各地访谈。到

外南梦时，他们认识了外南梦热爱中华文化与热衷华文教育的印华贤达；到巴厘岛，他们又拜访了容子、意如香、夏之云等文友；也多次访问和参观南海漳的漳华三语国民学校，并于漳华基金会理事主席座谈交流，因此，陈斌老师也与他们结下了很深的情缘。可惜的是，任期一年的支教工作很快结束了，陈老师离开了任抹任华三语国民学校，也暂时离开了印尼的教育，回到了中国。但此后，陈斌老师与维利的交往，与印尼华文教育者却一直有着更深的联系。陈老师回国后，一直在努力探索着，为中印文化的教育寻求一条更美的道路！

2018年11月14日早上6时，维利和太太偕同南海漳漳华基金会副主席、暨南海漳善笃基金会主席曾庆友伉俪，一同从泗水起飞回祖籍国。因在吉隆坡转机，花了几个小时的候机时间。到达深圳已是当地时间，晚上9时半左右，铁鸟在深圳机场着陆后，领了行李，走了一段路，远远看到陈斌老师，满面笑容地向维利招手……

大家亲切的握手后，曾主席跟他外甥回到东莞，维利和太太跟随陈斌老师去顺德，抵达陈斌老师的家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，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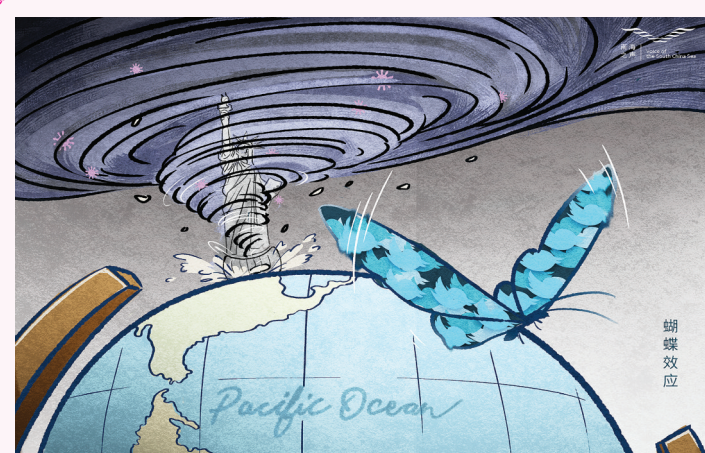
陈斌的太太预备了热腾腾的粥招待维利夫妇。

第二天，也就是11月15日，早餐后陈斌老师去容山中学上课，让维利夫妇在家里休息，恢复昨日旅程消耗的体力。陈老师在家空气很舒畅，阳光也很充足，环境清静，实在是个闭目养神的好地方。维利躺在沙发上闭起眼睛，回想起昨日自朱安达国际机场，与曾主席伉俪合后，直至顺德的旅途情况，令维利甚感友谊的可贵和缘分的奇妙，让维利深深体味到“在外靠朋友”这句话的含义。当时在深圳机场，曾主席对陈斌老师说：“陈斌老师，现在我们将文亮前辈移交给陈斌老师负责保护了！”引得大家笑起来。陈斌老师在任抹任华三语学校执教汉语的时候，当时和维利出埠，到过南海漳，泗水，巴厘岛等地访问，也是像曾庆友主席一样关心和亲切的照顾维利。所以曾主席才放心并半开玩笑说把维利移交给陈斌老师。其实，现在维利与陈斌老师已经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了。

在回顺德的路途中，陈老师不时地向维利问寒问暖，请维利喝点热牛奶，吃点面包，实在是无微不至的关怀，这令维利觉得虽然在异乡，却也甚感温馨！

晚上，与陈斌老师的乐器老师一竹老师相见。在“悦兴”私房菜馆吃晚饭。开席前，一竹老师为维利的到访，以尺八吹奏一曲，表示对维利的热烈欢迎！尺八乐器的音调与众不同，维利是第一次听到。一竹老师介绍说：“尺八是中国古代乐器。唐代就有了。后来南宋灭亡，尺八的传承在中国就中断了。不过在日本有继承和传播，因为日本僧人来到中国杭州护国寺习禅，1254年将尺八带回了日本。明治时期，日本乐师创立了明暗对山流派，以后传到一个叫塚本竹仙的为第四代。1999年，日本有一批僧人来中国为尺八溯源寻祖，塚本竹仙老师也在其中。后来竹仙老师又认识了中国笛子大师赵松庭，竹仙老师拜赵松庭为师，并答应赵老师的要求将尺八带回中国。”

原来，一竹老师从2007年起向塚本竹仙学习尺八吹奏和制作。2012年得塚本竹仙授予资格在顺德开设道场，这是尺八传回中国后，第一个由中国人开设的古典尺八修习场所。陈斌老师因此得缘向一竹老师学习尺八。维利听完这段故事，更加感觉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，也非常感激一竹老师的一番厚意。



### 荒谬言论的“蝴蝶效应”

美国政府再次煽动荒谬言论的“翅膀”，称中国施加了“诅咒”造成可怕瘟疫。真是滑稽到家！自己抗疫不力，不反躬自省，反而疯狂甩锅。所有人都清楚，所谓“蝴蝶效应”，最终摧毁的是大国的信用，受害的是美国人民。

供稿：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

巴中旅港：温开万

### 悼正寰

惊悉巴中68年届老同学正寰在武汉与世长辞，不胜悲痛，谨此作诗深深悼念！

相见难时别也难，晴天霹雳噩耗传。方忆年少同窗事，岂料古稀撒人寰。尘世雪泥留鸿爪，冥中禅师永巫山。悲怆低眉无写处，月光如水不堪残。

